

独幕话剧

试 炉

靳 夫 等著

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编

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試 炉

靳 夫 等 著

黑龍江省群众藝術館 編

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· 一 九 五 六 年 · 哈 尔 濱

714.8
553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兩個反特鬥爭的獨幕話劇。

“在設計室里”是寫一個潛伏在某煤礦的美蔣特務，對一個存在官僚主義作風的總工程師，進行阿諛奉承，騙取寵信，乘機偷改礦井設計圖紙，製造工程事故，又嫁禍于人。結果，在一次盜竊國外設計圖時，被總工程師發覺。特務急將總工程師打昏，企圖施計脫逃。但是，敵人的陰謀早被我保衛人員看破，終於逮捕了這個狡猾的特務。

“試爐”的情節是這樣的：某新建工廠竣工，在鍋爐試火時，特務製造了事故，企圖使鍋爐爆炸。在萬分緊急中，由於我公安人員等的細致偵察，從一把指甲刀、一小條藥布等等細小的事物中，找到了敵人的蹤迹，逮捕了被一些領導者喜愛的“忠實可靠”的人——美蔣特務。

(獨幕話劇)

試 爐

新 夫 等著

黑龍江省羣眾藝術館編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爾濱道里電車街九號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公厘 1/32 印張1 1/2 字數32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093·80

定 價：(5)0.13 元

目 錄

在設計室里.....馬 迅 (1)

試 爐.....斯 夫 (22)

在設計室里

馬 迅

时 間：1955年6月。

地 点：东北某煤礦。

人 物：舒 曉——四十八歲，礦总工程师。（舒）

曹健萍——二十八歲，披着技術員外衣打入青年團內的美蔣特務。（曹）

趙致遠——三十多歲，機關保衛科長。（趙）

阮 競——二十六歲，技術員，青年團員。（阮）
公安戰士二名。

布 景：室中央放着一個圓桌，兩旁各有一個沙發。桌后左邊斜放着寫字台，上面擺着電話機、辦公用具、圖紙和參考書等。右面對擺着兩張制圖桌，一張上面散放着制圖儀器和未畫完的圖紙，另一張上面只放一個丁字尺。牆上挂着几幅偉人象，和各種煤礦標准圖。東牆角擺着綠色保險櫃和卷櫃，西牆角擺着書櫃和衣架。正面是玻璃窗，綠色的窗簾卷挂在窗框兩旁。窗下邊有一個擺着暖水瓶的茶几，茶几旁邊一個長沙發。從窗外映現出巨大而雄偉的礦區建設輪廓。門在右側，上面橫寫着“設計室”的標牌。

幕 啓：舒曉，面孔黝黑，身體魁偉，穿一身半舊的嗶嘰干部服，焦急不安地在室內踱來踱去。兩只粗壯的胳膊背在身後，面部有皺紋和那兩腮沒有修飾的短須，顯得格外蒼老。

曹健萍，中等身材，穿着灰斜紋工作服，面孔瘦削而蒼白，鼻上架着一付鑲着玳瑁黑邊眼鏡，一對圓溜溜的老鼠眼睛，不時的東睜西望，說話時總帶着一種故意討人喜歡的笑臉。這時背着背包急上。

舒：怎麼樣，健萍？

曹：（剛從礦坑上來，疲倦地）完啦！四百米石頭全白搭啦！

舒：（意外地）啊！難道一點也利用不上嗎？

曹：（一面脫工作服，一面慢吞吞地說）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來，我一直在坑下呆了十八個小時，一、二、三班工友的意見，我都了解了一下，（喘了一口氣）實在利用不上啦！

舒：（臉色蒼白，一手握着鉛筆，一手摸着前額，斜身倒在茶几旁邊的沙發上）……

曹：（近似自語）應該是十三度向左拐見煤，我們却是按七十三度向左拐……（略頓）七十三度，十三度，不多不少正好差了六十度！

舒：（喪氣地）咳！我怎麼會這樣粗心呢！

曹：（腿搭到對面的沙發扶手上，眼睛瞟着舒）我現在是深深地感到，“設計人員首要條件就是頭腦清醒”這一格言，是有多麼重要啊！稍一疏忽，就不知會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！（惋惜地）咳！一米石頭三百元，十米三千元，一百米三萬元，四百米十二萬元，要折合糧食的話，可以……

舒：（沉痛地）別說了！

曹：（站起來以同樣心情說）是，舒工程師，我不說了。不過我只是痛恨我自己，從上次二號井貫通高低錯了三公尺的事故以後，就想今後在您的設計圖畫完以後，我應當再給你校對一下，可是我沒做。我要是給你校對了一

下，就決不會再出這次事故！（激動地）這全是我，全是我因為我沒有盡到你的技術助手的責任……（痛恨自己）全是我，我應當受到處分。我，（做欲走狀）我去請求處分！（向外走）

舒：（神情嚴肅）站住，健萍，這與你無關。責任是我的，處分也應該處分我。

曹：（回過身來溫馴地）不，是我。舒工程師，請你不要阻止我，這樣會使我越發難過，我的內心責任感已經不能再使我平靜下來了。我不能象阮競那樣，一有點事就往這個身上推，那個身上推。（略頓）昨天晚上在團小組會上，阮競又強調什麼……這次事故有值得研究的必要，（激動地）看他的意思，好像是工程師故意搞錯似的！

舒：（一聽怒不可遏，但仍然抑制着自己，用低沉的調子）這不能怪他，目前這種情勢，實在不能不使人這樣懷疑。

曹：但總也不能混淆黑白、敵我不分的亂懷疑呀！你也真寬宏大量！

舒：（苦惱地）倒不是寬宏大量，健萍，你知道，這次事故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。我計算底稿上明明是十三度向左拐，（激動地）可是在我的設計圖上却偏偏就是七十三度向左拐！你說……這是……也許我的腦子真壞啦！

曹：（若有所思地）哎呀！舒工程師，你的這張設計圖是不是阮競描的？

舒：（思索）是他描的。

曹：（高興地）舒工程師，你看，他描的圖，他又是現場的設計代表，現在出了事，還要向你身上推！（略頓）噢，我知道了！怪不得昨天在團小組會上阮競發言，每次望到我的眼睛，他就不自然地低下頭去。

舒：你認為……

曹：這可不敢保，以前我們自以為很了解他，其實完全不了解。他表面看來是爽直、熱情、有魄力……（少頓）我現在甚至敢說，這次事故是與他有直接關係的。

舒：健萍，你說這話是不公平的。事情是要先從個人身上嚴格檢查。（一邊說着話，一邊向寫字台走去，拿出一個獎狀和一個紅紙包）啊，我到忘了，這是團委和合理化建議委員會給你送來的。

曹：（接過，高興地）啊，獎狀！還有東西！（扯開紅紙包）“聯共黨史”、“政治經濟學”、“矛盾論”、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”，太好啦！（舉起書）這就是我今後工作中的燈塔，指南，我要成為一個中國的保爾柯察金！（用另一種聲調）舒工程師，這都是您對我的教導和培養，您的恩惠我永生也不能忘記。

舒：（不在意地）嗯，嗯……（摸摸前額）

曹：象你這樣屈己待人，阮競那樣對您，您都一點不介意，真是罕見。（忽然若有發現地）哎！舒工程師，您知道嗎？您多麼象我的父親呀！（瞟着舒）他跟您一樣，一工作起來也是什麼都不顧了。（故意自語地）他若活着，在今天這樣幸福的和平日子裡，那該有多好啊！他也可以做一個礦井的總工程師……

舒：你父親是那一年從哈大畢業的？

曹：民國十九年，和你老是同一年畢業的，你老怎麼就記不起來了呢？

舒：（努力回憶）嗯……

曹：你老在年輕時候，還是一個運動健將，身體棒棒的，臉總是晒的黑黑的，田徑賽在全校經常獲得第一名。

舒：哦，这倒不错，我的身体到现在还是棒棒的。

曹：这都是先父在世的时候讲的，你老怎就记不起来了呢？

舒：年久了，也许我记忆力差了！健萍，你才从坑井回来，休息去吧。

曹：不，我不休息！（故意提高声调）当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，在严寒的风雪中，在枪林弹雨中，进行着流血斗争，饿了吃把炒面，渴了咽口雪。他们寒冷、饥饿、疲劳，但他们决不休息，他们唯一的信念，就是要执行任务——打击美帝国主义！难道我这个年轻人仅仅工作了一昼夜，就应当休息吗？

舒：那是战时，不能和这和平日子比。（掏出怀表）现在已经十点半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

曹：不，我不休息！

舒：你别逞英雄了吧。

曹：说实在的，我在你老下面工作，也不知道从那里来了这么大的劲头，再累也不觉得，我实在是不想休息。

舒：你明白，如今你对我的工作来说，是多么重要，国外设计的新型竖井，眼看就要开工。健萍，你应当听我的话，休息去吧。

曹：（温驯地）是，老伯，我听你老的话，马上就休息。不过，我看你老近来的精神也很不好，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，这样会把你老身体搞垮的。瞧，你老是比前几个月瘦多了，我看你老真应当休息一下，最好能到疗养院去。

舒：到疗养院去？可这些工作怎么办？我能在这国外设计的新型竖井就要开工的时候离开这里吗？（站起来来回走着）不能，不能去疗养，在这个新的课题面前，我还是个学

生，應該趁这个机会學習學習。

曹：（瞟着舒）真的，你老要真的离开这里，咱們这設計室工作，也真要成問題。不过身体更需要保重呀。至于國外設計的研究工作，我願意忠实地替你老分一些勞。

舒：（避開問題）这些問題，以后再談吧。你該休息去了。

曹：好，我就走。（剛要走，又討好地）嚶，老伯，上次我托人帶給你的收音机的真空管，怎样？合適不？

舒：（心不在焉地）嚶，还合適。

曹：小宝那頂紅絨綫帽呢？

舒：也很合適。小宝还要我代他謝謝你这位可敬的叔叔呢。

曹：哈……哈……看这聰明的孩子，真使人从心里往外的高兴，老伯，我真為您有这样可爱的小宝宝而驕傲呢。

舒：（滿意地）就是太淘气了。

曹：我就喜欢这样的淘气孩子！哈……哈……

〔趙致遠上。他是礦工出身的保衛工作者，沉着、敏捷、果敢，善于从細小問題上觀察事物。〕

趙：什么事！你們談的这么高兴？

曹：（一楞，立刻又恢复鎮靜）啊，趙科長。我是笑舒工程师的小宝呢。

趙：唔，小宝可真是个好孩子。

曹：我去啦！舒工程师，趙科長。（下）

舒：老趙，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要到我这兒來的。

趙：你根据什么？

舒：因为在我的設計工作上，又出了一件伤腦筋的事。

趙：若不發生伤腦筋的事，我就不能來嗎？（隨手倒水刷杯，迅速的推門向外潑水，發現曹正在門外側耳傾听）哦，老曹，你還沒去休息？

曹：（猛地一驚，發窘，但剎那間又想出對策）是啊。趙科長，我忘記把獎狀挂起來，我特為回來挂獎狀的。

趙：（驚异地）啊——你的獎狀？

曹：（眉飛色舞地）是團委和合理化建議委員會剛獎給我的。你看，（向桌上指）你看，還有獎品呢！

趙：喲，這樣的好事，我怎不知道！來，我瞧瞧。（拿起獎狀）

曹：（象小孩盼望誇獎似地注視着趙）

趙：这回該吃你的糖啦。

曹：当然要請科長。（挂好）趙科長，挂的怎樣？

趙：（端量一下）高了一点……

曹：（望望獎狀又望望趙，對趙禮貌地）趙科長，我走啦。

趙：，糖呢？

曹：一定請……（下）

舒：这几天，真把他忙苦啦。

趙：当然，这时候，正是他忙的时候……

舒：（不解）大家都忙嘛。

趙：（笑）好啦，咱們來研究一下你这件伤腦筋的事吧。（坐下）

舒：（拿設計底圖、晒好的藍圖、計算底稿，攤在桌子上，用手指給趙看）你看，在我的計算結果里，本來是十三度。

趙：對。

舒：可是，這設計底圖上却是七十三度。（搔搔頭）坦白的說，老趙，我沒有任何權利把自己的錯誤推給別人，可是我對它却是一個莫大的懷疑。

趙：（反復的看了一会）唔……（沉思）老舒，請把你的制圖鉛筆給我看一下。

舒：（莫名其妙地把鉛筆從上衣袋里拔下，遞給趙）怎么……

趙：（沒有理會舒，只是精神貫注地把鉛筆在紙上划几下，仔細地

和設計圖对照)你再沒有別的鉛筆了嗎?

舒:……還有一只紅色筆。(从桌上找出來遞給趙)

趙:(端詳了一下)假若我沒記錯的話,在你的桌子最下層的抽屜里,還有很多用過的鉛筆頭吧。

舒:噢,不錯。(拉开抽屜,揀出一些鉛筆頭給趙)

趙:(一只一只的細致地觀察)

舒:……我不明白你这是做什么!

趙:很快你就会明白的。不过我覺得最近在你的設計室里,接連發生了這幾次不應有的事故,好象不是偶然的。

舒:(驚訝)啊!老趙,難道你也不相信我了嗎?你認為我……

趙:不,你不要誤會。請你告訴我,這只 6 H 鉛筆是事務員領給你的嗎?

舒:(莫名其妙)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回答你!不是事務員領給我的,難道還能自己去買嗎?

趙:你使用過嗎?

舒:用過,就象戰士离不开槍一樣。

趙:你再仔細想一下。

舒:(不耐煩地)正天事情都忙不過來,那還能去注意到用几 H 的鉛筆!

趙:不,老舒,你应当注意到,象戰士注意自己的槍一樣。你看,(指設計圖)問題似乎就在这里:看,這個 73 度的 7 字上邊的一橫痕深色淡,其他部分,在這個正張圖紙里都是痕淺色深。因此判斷這個 7 字上邊的一橫,是用硬鉛筆后添的。

舒:(看看設計圖,不以為然地)你說的似乎有些道理,可是圖是我親手設計的,除我之外,別人也不會改動設計圖。

我看用不着在这色深淡上費腦筋了，也許鉛條含有雜質，可能是淺了一些。這一點，沒有什麼研究的必要。

趙：那麼，你再看一看這只 6 H 鉛筆，是你的嗎？

舒：（愕然）是不是我也不大記得，不過我從來就不喜歡借別人的東西……

趙：據我的看法，工程師主要是以審核為主，制圖為輔，因此事務員給發的都是軟鉛制圖筆和紅藍鉛筆。只有專門制圖的技術員才用這種硬的 6 H 鉛筆。從你用過的這些鉛筆頭也証實了這一點。你看，（一只一只的列舉）

2 B、HB、紅藍色、HB、又一個 HB……可是現在偏偏在你身上帶的却是 6 H 的極硬制圖筆，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舒：（驚訝不語）

趙：你再看看，你用過的鉛筆和這只紅藍色鉛筆上，都有一些很深的牙印，這說明你考慮問題時，有把筆含到嘴里的習慣。

舒：唔，這倒是事實。

趙：那麼為什麼你這只 6 H 鉛筆就沒有牙印呢？

舒：這……那麼你說，這只 6 H 鉛筆是哪里來的呢？

趙：暫時我還不能回答你。（沉思）老舒，現在我很想知道你對曹健萍的看法，因為你們每天工作在一起，在某些地方你對他的了解要比我深刻一些。……老舒，要細心啊，不但對你的設計工作，而且在你周圍所發生的一切，也都必須是這樣。

舒：老趙，你的意思我實在不明白，至於這兩次漏洞，我完全承認是我自己粗心大意。關於健萍這個人，謙虛、誠懇、和藹，工作更不需要我介紹，你只看這個……。

(指牆上獎狀)這一年來，他簡直成了我不可少的助手，他父親還是我的老同學，政治上我想他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。

趙：嗯……(站起，來回走着)據我看法，奇怪的倒不是這個數字，而是填數的這個人。這個人來到我們這裡的時間不能算短，從幾次事故發生的時間來看，好像一年前他就在我們機關裡工作了。這個人是誰？我們必須找到他，而且應該是很快的。(略頓)老舒，最近你的精神很不好，是不是就為了這檔事情呢？

舒：是這樣。老趙，坦白的說，我是工程師，我要負責任的。在工程問題上，我是要負法律責任的。

趙：(坐在舒的對面)老舒，你是否想過在你的身上，會有人利用你嗎？

舒：這……這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

趙：老舒，你工作在自己的祖國裡，一個正在向社會主義挺進的祖國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想任何一個正直的人都會感到驕傲的。

舒：二十年來，我一直生活在礦井裡，在舊社會我經歷過災難和苦痛，今天人民政權給了我幸福和榮譽……。

(略頓)老趙，我已快五十歲的人了，祖國給我的溫暖，我是深深感覺到的。

趙：(啓發地)可是另外還有一種人，他們不甘心我們勝利，他們仇視我們幸福，他們千方百計要破壞我們，這點你想過了嗎？

舒：這……

趙：這也許需要考慮考慮呀！

舒：我相信我自己，還不會是一個包庇反革命的人！

趙：这个結論，恐怕下的过早了吧！

舒：（不耐煩地站起來）对不起，趙科長，我的工作是工程設計，在这方面的錯誤，我情願受任何处分。至于剛才談到的那些問題，目前我对它還沒發生什么更多的兴趣，請原諒。

趙：（嚴肅地）耐心些吧，同志，我們暫時可以不談这些，但对这件事你迟早會發生兴趣的。因为事实會促使你这样做。（走到曹的制圖桌前，隨便地翻了翻，發現一本書里夾着曹寫的一个紙条，拿起來念）“六月二號，國外設計已送到，啊，美好的未來，偉大的理想，多么使人心曠神怡呀。”多么使人心曠神怡……（考慮半晌，放回原处）老舒，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國外設計圖？

舒：（愣了一下）可以。（剛要開保險櫃，馬上又停住）对不起，你虽是我們机关保衛科長，但是現在你沒有正式的介紹信，我是不能拿出來的，这是我的責任。

趙：对，老舒，等一会拿介紹信再看。

舒：老趙，國外設計圖我保證丟不了，你也不要大驚小怪的。

趙：这不是什么大驚小怪，而是要警惕敌人。

舒：又是敌人……

趙：睡着了了的狸猫，当然不会知道老鼠就在它的身旁嘍！好吧，（回身拿起鉛筆）你的这几只鉛筆和這張底圖我先拿去，你暫時先用我这只。

舒：（接过鉛筆）奇怪，一只鉛筆會發生这么大的兴趣！

趙：它，也許會給你解答一件重要的問題，同时也一定会引起你的兴趣。（下）

舒：（沉思自語）睡着了了的狸猫……老鼠……鉛筆……这都

是些什麼意思……（兩手抱頭伏在桌子上）唉！

阮：（滿頭大汗，夾着講義夾，拿着皮尺，急急忙忙地推門進來。
他是五三年由某礦業學院畢業，分配到礦的。他性格倔強，直爽，工作有魄力）舒工程師……

舒：什麼事？

阮：七號井的扇風機安裝工程，我建議必須馬上停工。

舒：那個扇風機？

阮：就是您批准的那台七號井一百五十馬力扇風機。

舒：我批准的？（翻翻備忘錄，自語）啊，不錯，是健萍設計的。（對阮）是我批准的。為什麼要停工？

阮：（焦急地）我從八號井檢查回來，到七號井工地看了一下，這個井是超級瓦斯井口，必須設立兩台扇風機，可是設計的只有一台；風“套旋”峒七公尺寬，設計的“旋”頂只有零點四公尺厚，而且還是紅磚的，如果上面加上壓力，馬上就有被壓垮的危險！

舒：（厭煩地）阮競，你冷靜些好吧，為什麼你說話總是這樣指手劃腳的！

阮：（一怔）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不管怎樣，我們總不能白白地糟蹋人民財富！

舒：（生氣）什麼？難道我在糟蹋國家財富嗎？

阮：我倒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如果我們不馬上停工，恐怕真的要糟蹋國家財富了……

舒：（少停）那好，我不停！

阮：為什麼？

舒：我要看看是怎樣的糟蹋法！

阮：（焦躁地）舒工程師！你不能這樣……若是不相信我，你可以到現場看看。（曹健萍上，看二人衝突起來，就溜到

一旁拿起暖瓶倒水)

舒：怎么？你是專門來檢查我的嗎？（略頓）到不到現場，這是我的事，我有權利支配它。（背起手，來回踱着）說的好听，什么事都要到現場看看，我長了几条腿！

曹：（幸灾乐禍地）什么事值得您老生这么大的呀，要保重身体啊！（轉身对阮）阮競，我常說，你爽直、热情，不过太急躁，有話不能慢慢講嗎！（把剛要喝的水碗推給阮）來，喝杯水。工作总是要商量着干嘛，哪能跟工程師吵架，太不礼貌啦！

阮：我不喝。老曹，我問你，七号井扇風机安裝工程是你設計的嗎？

曹：啊……可能是吧！有什么問題嗎？

阮：有問題，我認為必須馬上停工，做出技術挽救措施。

曹：別碍面子，有問題你就提。我拥护批評，沒有批評，就不能前進。斯大林曾經說過：“批評与自我批評，是推動我們前進的銳利武器，我們需要它，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。”來，我找施工圖給你看，（找出圖紙）看，哪里有問題？

阮：你看，（指圖）这个“套旋”七公尺寬，可是这拱頂只有这零点四公尺厚，这不是开玩笑嗎？

曹：噢，我当有什么問題，原來是这个呀！不是大哥說你，一个新中国培养出來的紅色技術員，怎么能說出这样話！当然，我不能不虛心，我这个設計呀，都是按照苏联的标准巷道設計的，难道你連苏联的先進經驗也不相信了嗎？在学校里，你們教授也不是向你們講过必須向苏联學習嗎？

阮：（質問地）你这是向苏联學習嗎？（略頓）你要是真的按